

寧夏大麥地岩畫印史前文明 搶救性保護迫在眉睫

大麥地岩畫位於寧夏自治區中衛市，岩畫帶面積約450平方公里，遺存有史前岩畫1萬幅以上。在方圓6平方公里的原始環境中遺存岩畫個體圖像達8,532個，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個體圖像1,422個，超出了國際公認的世界岩畫「主要地區」規定標準的140多倍，堪稱世界之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全國重點保護單位 寧夏大麥地岩畫



●寧夏岩畫名揚海內外，是中國北方岩畫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寧夏大麥地岩畫亟待保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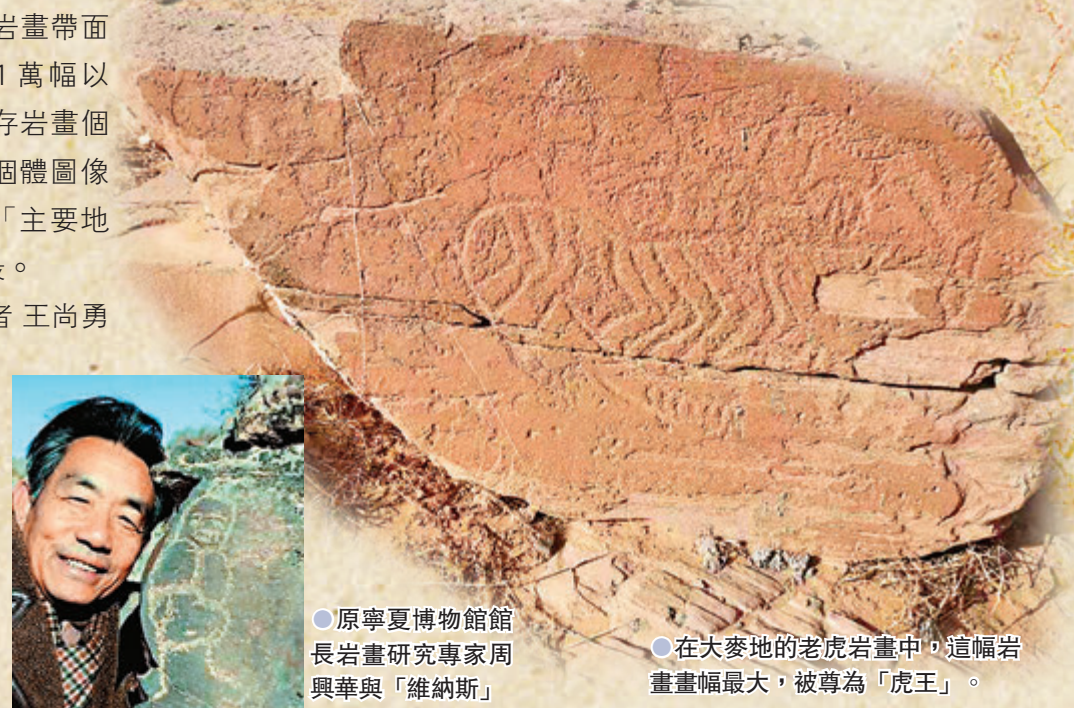


●寧夏大麥地史前岩畫



●寧夏大麥地史前岩畫

●寧夏大麥地岩畫刻在石頭上的「無字天書」



●原寧夏博物館館長岩畫研究專家周興華與「維納斯」

●在大麥地的老虎岩畫中，這幅岩畫畫幅最大，被尊為「虎王」。

●著名作家賈平凹對大麥地岩畫極高藝術價值的感歎



●十米長卷巨石上，刻有不同時期的圖像210多個。

根據國際上通用的麗石黃衣測年，岩畫專家測得大麥地岩畫早期距今13,000到10,000年，中期距今約10,000年到4,000年，最早的岩畫在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之間。寧夏岩畫名揚海內外，是中國北方岩畫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岩畫內容以動物為主，是北方草原岩畫的代表作，體現了游牧民族豪放、雄壯、粗狂、自由的精神氣質。其中，中衛岩畫在寧夏岩畫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數量幾乎佔到了整個寧夏岩畫的一半以上。

岩畫的題材內容以狩獵、動物、植物、人物、符號、文字、祭祀、爭戰、工具、建築、舞蹈、生殖等十多個種類，可謂豐富多彩、包羅萬象。而最為著名的要數在單體岩石上鑿刻的、被專家們稱之為「虎王」的岩畫，和轟動國內外的史前岩畫「維納斯」。

十米長的「游牧長卷」岩畫

寧夏大麥地岩畫在寧夏衛寧北山深處的一片荒漠裏。具體在哪裏呢？原寧夏博物館館長，著名岩畫研究專家周興華對記者說，在大麥地15平方公里的無人區，有駱駝蓬，也有岩畫。為了防止岩畫被熱愛並惦記它的人竊割而去，周興華只讓少數幾個研究岩畫的專家知道大麥地岩畫確切位置。據周興華的統計數據顯示，15平方公里大麥地岩畫區遺存有圖像1萬多個，每平方公里6,600多個，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判定岩畫「主要分布區」限定標準的20倍，創造了健力士紀錄，成為世界之最。

2009年12月中旬，周興華向媒體透露：他在大麥地岩畫區考察時，在一塊高1.5米，岩面呈倒三角形的巨石上發現一條自然磨擦形成的溝槽，該溝槽自上而下貫穿在以鹿、馬和狐狸為圖形的3幅岩畫上。周興華破譯說：「大麥地岩畫區發現了冰川擦痕遺蹟，說明大麥地早期岩畫產生於距今2萬年至3.2萬年，大部分作品產生於公元前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少數作品延續到公元前一千年的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大麥地岩畫有狩獵畜牧、戰爭舞蹈、牛羊虎狼、日月星辰、天地神靈、手足蹄印、

圖案符號等內容。最大的一幅長達9米，高1.2米。」據了解，其上刻畫的動物、符號達到100多種，這組巨幅岩畫裏有近百個圖形，描繪了游牧、狩獵、舞蹈各種場景，表現了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被研究者稱為「游牧長卷」。

定位世界級「岩畫主要地區」

史前岩畫「虎王」，深受國內外專家學者青睞。周興華介紹說，寧夏大麥地坐落於黃河北岸的衛寧北山，屬低山丘陵區，為紅砂岩山體，千奇百怪的密集岩畫群就鑿刻在這些山樑、山溝、衝溝的岩面上，如同一個天然畫廊。以此地為代表的大麥地岩畫帶，約450平方公里，其遺存的早期岩畫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2至3萬年左右。這裏遺存的史前岩畫登記在冊的已有2,137幅，含個體圖像8,532個，每平方公里圖像達568個之多。分布面積、總數、密度，均已達到世界「岩畫主要地區」的國際標準。

這一重大發現，填補了中國沒有世界級「岩畫主要地區」的空白。從1986年開始，寧夏中衛地區的文物考古專家和文物工作者，在寧夏中衛衛寧北山通過大量實地調查考證，發現這裏遺存有極為豐富的史前岩畫，其中「虎王」岩畫也是在1986年被發現的。據悉，自1991年在寧夏召開第一次國際岩畫研討會議以來，到中衛大麥地考察研究的國內外專家學者絡繹不絕，都親眼目睹了這幅「虎王」岩畫獨具特色的風采。

除了在大麥地的老虎岩畫中畫幅最大的「虎王」，還有著名的史前「維納斯」。首次發現岩畫版史前「維納斯」據專家周興華介紹說，在大麥地岩畫發現的「維納斯」，是典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石雕女性裸像的翻版。他介紹，在古羅馬神話中，「維納斯」是愛和美的女神，也稱為生育女神，考古學家、藝術家把史前石雕女性裸像統一稱為「維納斯」。它是探討原始社會發展進程，研究造型藝術及意識形態的珍貴資料，歷來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石雕女性裸像最早發現於歐洲，屬舊石器時代晚期，奧地利維多利亞曾有過實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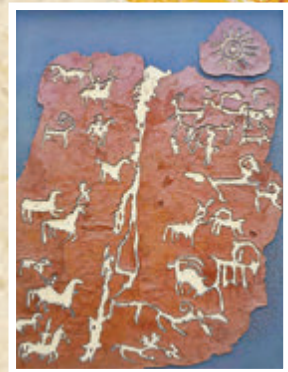
土）。據悉，岩畫版史前「維納斯」初看像一朵花瓣，細看則是一幅女性裸像。裸像體態矮小豐腴，頭圓無耳，眉眼明顯，張口露齒，腹部滾圓似孕，臀部寬肥顯露。兩臂纖細，右臂裏曲，撫於肚、腹之間；左臂彎曲上舉，手持角形石器。兩腿細小，並立而站。這就是周興華最珍愛的岩畫「小美人」。博學的周興華根據大麥地發現的石器與水洞溝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石器，它們都具有歐洲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判斷維納斯岩畫是曾經在黃河岸邊活動並生活過的歐洲人刻的。

莫讓「虎王」悲劇重演

在寧夏有幾處中外聞名的岩畫群，相比起賀蘭山岩畫群，中衛大麥地岩畫遺跡卻命運不同。賀蘭山岩畫群2008年就已經建起岩畫博物館，岩畫保護與旅遊產業相結合，讓岩畫恢復了生機，大放異彩。而中衛大麥地岩畫卻成為「無人區」，鮮有人問津，面臨毀滅的文化遺產，保護狀況令人堪憂。方圓15平方公里的區域杳無人煙，駱駝蓬等一些沙生植物稀落分布其間。在低緩山丘頂端的岩石上，密集分布着3,000多組、2萬多幅岩畫，平均每平方公里達到200多組，超出世界公認的岩畫「主要分布區」密度標準的20倍。

據專家考證，寧夏中衛北山地區大麥地遺存的早期岩畫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晚期，距今2萬至3萬年左右。數量多，規模大，內容豐富，是業界對大麥地岩畫的印象。可讓人心碎的是，虎王岩畫的「虎頭」部分現在卻已經看不到了。

研究岩畫四十多年的學者周興華，回憶當年曾經見過虎王的真面目，而如今的虎王，卻因為遭到破壞失去了當年的威風。原來曾經有人想把它搬回去，因為那是一塊獨立的石頭，搬的時候就把它給研爛



●寧夏的岩畫數量多、題材廣泛

了，剛發現當時這個老虎的嘴還能看到，嘴巴是張的，上面的頭也昂着呢，還能看到，後來毀壞以後頭部脫落了，周興華形容當時心疼得都想流淚。

曾經，進入大麥地的山口只有幾個，除了岩畫研究者和考古人員以及當地少數幾個居民知道如何進入，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找到這個地方，也正因為大麥地岩畫這種隱秘性，使它保存了基本的原生狀態。而現如今，不僅有風吹日曬、自然腐蝕的正常損毀，越來越多的人為活動和破壞正加劇着大麥地岩畫的損毀。

專家指出，石頭上刻的一毫米的痕跡，風化都需要5,000年，很緩慢，從現實的角度來講，最大的問題是人為的破壞，人為的破壞可以在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十幾分鐘內，把遺存幾萬年的東西毀之一旦。大麥地岩畫，作為古代文明的足印，搶救性保護已迫在眉睫。岩畫保護通過搭建遮陽擋風裝置、開挖排水溝、採取物理化學等措施緩解自然侵蝕對岩畫的破壞固然不可少，但從長遠看，提升保護等級從區級保護升格為國家級保護，爭取更多的人文保護舉措，才是相關部門需要思考的問題。不然，在風沙和人為破壞的共同作用下，不難想像，也許會有更多岩畫遭遇到如「虎王」損毀的命運。

陶立成 何少中 用藝術言語繪當代故事



●畫家陶立成。



●陶立成作品《牡丹亭》(左)和作品《橋》。

以色彩帶動氛圍、運用抽象的手法描繪藝術家的內心世界，展覽《鏘鏘三人展《抽象·抽離》》日前於香港大會堂舉行，當中展出了本地畫家何少中，生於蘇州、現居香港的畫家陶立成以及旅法畫家藏淵三位風格截然不同的抽象畫作。展覽中，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的作品，它們都從藝術家各自的視角和藝術語言述說故事、展現屬於當代的美感。

一直擅長描繪抽象畫作的陶立成，擁有美術的學術背景，曾經從事紡織印染設計工作，並會將設計的靈感融入藝術創作中。本次的展覽陶立成就帶來了三個主題的畫作，包括：「新當代梵高系列」、「新當代京劇系列」以及「新抽象系列」，結合傳統與創新的元素和符號，不但在畫中展現觀者所熟悉的事物，同時也勾勒出藝術家自己獨特的畫風。以作品《西廂記》為例，當中京劇幾百年歷史的經典內容若隱若現，從陶立成筆下朦朧的色彩，帶出了似有非有的感

覺。「畫中橫豎和圓的圖案是配合現代感的元素，這些都是藝術中符號性的東西。」陶立成認為觀賞畫作並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最重要是作品能夠激發觀者的聯想。

運用多變的色彩、賦有動感的表達手法，陶立成另一幅油畫作品《紅網舞動》在用筆和線條上有一定的講究，他形容其畫作是「一筆一動感」。《紅網舞動》由兩幅巨型畫作合併而成，觀賞者近看能夠感受到藝術家潑灑顏料的力度，遠看，則隱約呈現兩人在享受舞動的姿態。陶立成對於不同的觀者給作品定下不同的結論，他坦言並不在乎，只是盼觀者在細看畫作的時候可以自己去琢磨箇中的意義，親自感受到畫作的靈魂與動感。而陶立成的「新當代梵高系列」就屬於半抽象作品，從熟悉的梵高畫作的風光中，陶立成添上當代藝術的元素。作品《橋》中，帶觀賞者回到梵高時代的村莊，經過陶立成在畫中加上當代的藝術元素，確立了自己創作的符號，重新演繹和包裝，畫面不

但建立起現代感，還變得豐富、綻放出生命力。

與陶立成一不一樣，畫家何少中過去從水墨、西畫、具象逐漸形成現在的抽象風格，對於在創作上能夠走上另一個境界，抽象對於他來說可以有更大、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抽象畫主要是看意境，我用的顏色比較微妙，有時也會沉實一點。」何少中說。作品《心象六》裏面的藍色呈現不同的感覺，展現了藝術家對不同層面的探索，繼而形成自己的創作語言。何少中喜歡作品大氣的感覺，就好像自然界一樣，既廣闊，又埋下不少細節與小故事。對於何少中來說，作品的畫面特意給觀者提供一個遊蕩的空間，顏色、細節和圖形都帶領着人們的思想，讓他們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想像力。「即使你什麼都看不見也可以想像一下，想起什麼其實這個空間都可以帶給你。」何少中不但希望作品能夠與觀者聊天，還可以給他們展開從來沒有過的可能性。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汶楠



●畫家何少中與其畫作。



●「鏘鏘三人展《抽象·抽離》」展覽現場。